



人性 *The Human Factor* 的因素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苏晓军 译

译林出版社



人性的因素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苏晓军 译

THE HUMAN FACTO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因素 / (英国) 格林 (Greene, G.) 著; 苏晓军, 汪立新, 方伟琴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3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Human Factor

ISBN 7-80657-148-5

I. 人… II. ①格… ②苏… ③汪… ④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780 号

Copyright © 1978 by Verdant S. 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8号

书 名 人性的因素

作 者 [英国]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苏晓军 汪立新 方伟琴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Published by the Penquin Group, 197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48-5/I·138

定 价 (精装本)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英国著名作家。他的创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涉及多种文学样式,包括小说、话剧、旅行记、传记、自传、随笔、书评、影评及儿童作品等。格林的作品非常畅销,拥有国内和国外各个层次的庞大读者群,因此他被认为是狄更斯以后最受欢迎的作家,成为通俗文学成功的典范;同时,他的文学成就又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他在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两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既为他赢得卓著声誉,又使他成为评论界争议的焦点。因为在不少人看来,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是一对矛盾。一个作家强于此则弱于彼,两者兼胜,如果说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是颇令人怀疑。格林现象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去世时,金斯莱·艾米斯^①赞誉道:“他将被全世界所怀念,今天以前,他是我们中活着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威廉·戈尔丁^②也称赞道:“格雷厄姆·格林独成一派……他将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而被人们阅读和纪念。”这些话,虽说因为是在格林去世时发表的而未免有溢美之处,还是应该被看做对格林的文学创作成就的大体恰当的评价。

① 英国作家,小说《幸运的吉姆》的作者。引文见本书原版扉页。

② 英国作家,因小说《蝇王》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引文见本书原版扉页。

格林对现实世界有着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反映在他的创作上,表现为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有着相当明显的现实感,“有不少作品涉及当时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的重大国际事件和现实生活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战争恐惧心理,国际走私事件,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冷战气氛,反美情绪等等。”^①这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作为作家,格林不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反映上,他更关心人在这种现实里的生存状态,探索人类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问题,如信仰问题、宗教问题、种族问题,他尤其关心人作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他自我的内心冲突,他的生存状态和意义。所以,经常有评论家拿他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比较,而后者在其作品中对人的灵魂的拷问是众所周知的,读过他的长篇巨著《卡拉玛佐夫兄弟》的读者想必对小说所具有的强烈震撼力至今还记忆犹新。格林在这些方面的执著探索虽然未必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但肯定大大加强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赋予了它们以较高的认知价值和艺术价值。读者不仅可以通过他的作品加深对作品中探索的各种问题的认识,更可以得到充分的审美享受。

格林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两类:“消遣作品”和“严肃的文学作品”,《人性的因素》就属于后者。^②

自从新批评理论家提出“意图谬误”这一概念以后,大家在运用作者意图来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时,多少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但作者意图毕竟是我们理解作品时很重要的参考,关键是与作品分析的合理结合。在《人性的因素》一书里,作者的意图部分地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从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的意图里,我们也可以认

① 杨岂深 孙铎主编《英国文学选读》第三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145页。

② 杨岂深 孙铎主编《英国文学选读》第三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145页。

识到艺术创作意图和艺术作品之间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笔不应心的现象应该说是文学创作的常例。因此了解作者的意图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和判断其价值。

《人性的因素》不是一部传统的间谍小说,没有一般间谍小说中常见的大量性和暴力的描写,也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紧张刺激的情节。“里面没有传统的暴力,因为使用暴力并不是英国情报部门的特征,尽管詹姆斯·邦德给人完全相反的印象。”^①作者谈到他的创作意图时说:“我想用非浪漫的手法来描绘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的情报部门的工作,刻画每个人物的更重要的内心世界。那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去办公室上班,退休后拿养老金,跟其它任何职业——譬如银行职员和公司经理没有什么两样,既不危险,也不新奇。”^②小说主角卡瑟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双面间谍。他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负责处理有关非洲的情报,但他却把自己负责处理的绝密情报泄露给苏联情报部门。初看起来,这和一般间谍小说并无二致,但卡瑟尔的行动背后的动机却与一般的双面间谍完全不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金钱,他想过的是平静简朴的生活,金钱对他来说并不特别重要;而且,作为双面间谍,他即使有钱也不敢使用,否则很容易暴露身份。但他泄露情报也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并不相信共产主义。他的动机只是为了报答他的共产党朋友卡森,因为卡森救过他在南非工作时的情人,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萨拉。他从卡森身上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他的行动是出于对朋友的感激,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然而这恰恰正是人性的体现,也就是小说题目《人性的因素》的内涵所在。

① O'Prey, Paul, *A Reader's Guide to Graham Greene* (Thames and Hudson, 1988)P. 135.

② O'Prey, Paul, *A Reader's Guide to Graham Greene* (Thames and Hudson, 1988)P. 135.

卡瑟尔这种对别人的帮助怀有感激并不忘报答的性格可以说是从小就养成的。正如他母亲所说的那样：“哪怕受别人一点点好处，你也总是怀着过分的感激……有一次，你的同学给了你一块巧克力夹心小圆面包，你竟送了他一支不错的自来水笔。”格林本人多次说过，人的性格在十六岁以前就决定了。^①这正好用来当做卡瑟尔性格的注解，或者说卡瑟尔的性格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例证。卡瑟尔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但是，按照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公开的现实世界的逻辑，他为了过去所受的恩惠而冒如此大的风险加以回报的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那个世界里，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信念常常被更实际的利益所遮蔽。从卡瑟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灵光毕竟一线尚存，尽管是弱了点。

小说主角卡瑟尔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公开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隐秘的私人世界，而这两个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互相冲突和对立的。对他来说，隐秘的私人世界是更重要的，甚至比所谓的国家和对国家的忠诚更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国家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对人性的蔑视，他深刻地体会到在现实的体制下人性遭受的摧残，这一切他在南非有过深切的观察和体验。在他看来，忠诚意味着忠诚于人性，忠诚于自己的爱，而不是忠诚于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国家。正如他妻子萨拉在听到他母亲反复斥骂他为叛徒时，忍不住反诘道：“好啦——就算是叛徒吧，那么背叛了谁？背叛了马勒还是他的朋友？背叛了保安警察？”在卡瑟尔看来，他所爱的人就是他的祖国。萨拉对他母亲说：“他曾对我说过我就是他的祖国——还有萨姆。”他对公开的现实世界的态度是怀疑甚至否定的，他对国家、宗教，对政治的看法就是这样。上述所

^① O'Prey, Paul, *A Reader's Guide to Graham Greene* (Thames and Hudson, 1988)P. 12.

引萨拉的话完全可以看做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也说：“有一段时间，我半信他说的上帝，就像我半信卡森的一样。也许，我天生就是个半信仰者。”这并不等于说他是彻底的悲观论者，至少，他还有自己的希望和爱。

在卡瑟尔所生活的公开的现实世界里，人性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对人性的尊重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追查泄密者时，珀西瓦尔医生和戴安特里上校几乎没有怀疑到卡瑟尔。按照他们的判断，卡瑟尔是没有动机的，这才使他得以死里逃生。

珀西瓦尔医生是一个与卡瑟尔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冷酷无情，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人的价值、人的个性是完全泯灭的。因此，他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行为和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正如他对戴安特里上校所说的那样：“你和我们一起干的时间不长，否则你就会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箱子里——你知道，在箱子里。”“……在我们的行业中理解并不是那么必要……”“……你只要报告。不必感到良心不安，不必内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没有充分证据，未加核实的情况下用秘密手段杀死戴维斯而丝毫没有负罪感。他甚至可以对待实体制所要求的正常的合法的途径也不加理睬，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与他眼里的部门利益、国家利益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在珀西瓦尔医生身上，这种对所谓的实际利益的追求，已经变成一种超越人性的异己力量，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整体，价值丧失殆尽。戴维斯无辜枉死，而凶手不会受到惩罚，不必承担谋杀的罪名，甚至不受良心的谴责，这使我们看到人性的丧失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省。

卡瑟尔和珀西瓦尔医生分别代表对待人性的两个极端，而在戴安特里上校身上，对抗人性的异己力量虽然也很强烈，但人性并未完全丧失。所以，在追查泄密事件过程中，戴安特里上校要求查

清事实,诉诸法律,但是他的这种要求在珀西瓦尔医生那里是行不通的。这种冲突使他感到痛苦,但无法摆脱,更无能为力。

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在认清人性和人性丧失造成的恶果以前,人类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理由乐观。作品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给出了思考的机会。也许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漠视是最大的危险。

我们这样来分析和诠释这部作品,并不意味着作品里的这种探索是作家本人的直接发言,实际上,这个主题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法而实现的。一部小说仅有思想是不能成为艺术品的。读者不仅要智慧的快乐,更要审美的愉悦。

从创作角度讲,在这部小说里,格林运用他娴熟的叙事技巧,而不是完全依赖间谍小说情节生动曲折的特点,来吸引读者的兴趣。情节安排紧凑,故事叙述流畅。作者通过洗练的对话和微妙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分析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斗争,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创造出生动饱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实现他对人性的探索。

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等于参与了这一段精神历程,并同时享受着艺术的熏陶。

译者

2000年9月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三十多年前卡瑟尔就来这个部门工作了,当时他还是该部门一名年轻的新成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家酒店吃午饭,酒店离办公室不远。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去那里吃午饭,他总会说那里的香肠质量很好;他本来可能更喜欢沃特尼酒店里一种风味不同的苦啤酒,但香肠的质量相比之下却更为重要。他总是时刻准备去解释自己的行为,哪怕是最没有过错的行为,而且他总是很守时。

所以时钟刚敲一点他就准备出发了。他和他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共用一个办公室。戴维斯十二点准时去就餐,一小时以后回来——但常常只是理论上如此。他们知道,万一有紧急电报,戴维斯或他本人必须在办公室等译电。不过他俩都很清楚,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分部是从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急事的。他俩关注的是东非和南非的各个地区,而英国与东非南非的时差通常是很大的,与约翰内斯堡之间的时差就有一个小时之多。除了他们的部门没有任何人会担心情报传递的延误,因为正如戴维斯过去常常宣称的那样,世界的命运永远不会在他们负责的非洲大陆上决定,不管从亚的斯亚贝巴到科纳克里中国或俄国开设多少大使馆,也不管有多少古巴人会登陆。卡瑟尔为戴维斯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假如扎伊尔给 172 号回复,请将副本送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看表,戴维斯迟到十分钟了。

卡瑟尔开始整理他的公文包——他放进一张便条,提醒自己要去吉敏街上一家奶酪店为妻子买东西,还要为儿子买件礼物(两包麦尔提泽)——那天早上他对儿子发脾气了。他还往包里放了一本《克拉丽莎·哈洛》,虽然这本书他一直只看到第一卷的第七十九章。不一会儿他就听见了提升式门的关门声和戴维斯走在过道里的脚步声,随即他便离开了办公室。他吃香肠午餐的时间被推迟了十一分钟。和戴维斯不同的是,他总是准点回办公室。这是人随着年龄增大而获得的美德之一。

在严肃呆板的办公室里阿瑟·戴维斯因为其种种古怪行为而特别引人注目。现在他正从长长的白色走廊上走过来,看其装束就像刚从乡下度过了一个胡闹的周末,或者像从赛马跑道的观众席上回来。他身穿一件浅绿的花呢运动夹克衫,像工作服的颜色,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块带斑点的猩红手帕,别人还可能会以为他是个搬运工呢!可他就像个被分配担任了不合适角色的演员,努力想达到剧中角色的要求,却总是把角色演糟。假如说在伦敦他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他去乡下看望卡瑟尔时又无疑是个来自城里的游客。

“和往常一样准点。”戴维斯说着,习惯性地带着负疚露齿一笑。

“我的手表总是略快些,”卡瑟尔说道,为戴维斯没有明说的批评致歉,“我想这只是一种焦虑情结吧。”

“又和往常一样往外走私绝密情报啦?”戴维斯问道,开玩笑地假装要一把抢过卡瑟尔的公文包。他的呼吸中带着一种芬芳的气味,因为他喝波尔图葡萄酒可是上瘾的。

“对了,我把那些情报都留着等你去卖呢。你有那些暧昧的关系,准可以卖个好价钱。”

“谢谢啦,真是非常感谢。”

“而且你是个单身汉。你可比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更需要钱。我只需负担一半生活费……”

“哎呀，可那些糟糕的残羹冷炙，”戴维斯说，“块肉重新做成了肉馅土豆泥饼，还有那些可疑的肉圆。这些值得吗？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甚至买不起一杯好波尔图酒。”他走进了他们合用的办公室，给辛西娅打了个电话。戴维斯追辛西娅至今已两年了，但这位陆军少将的女儿在追逐着更大的猎物。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是抱着希望；他解释说，在部门内部闹一件风流韵事总要安全些——这样的风流韵事不会被人看成是危害国家安全之举。但是卡瑟尔知道戴维斯爱辛西娅有多深。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愿望想和辛西娅缔结百年之好，另一方面又有着位孤独者自卫性的幽默。戴维斯曾和环保部的两个人合住过一套公寓，这公寓就在离克拉律治不远的一家古董店对面，地处中心地带，世界一流。他住那里时卡瑟尔还曾去看过他。

“你应该跟时尚稍微接近一些。”在那拥挤不堪的起居室里戴维斯曾这样建议卡瑟尔。那间起居室的沙发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品位的杂志——有《新政治家》，《顶层房》，还有《自然》；起居室里还有别人搞聚会用过的杯子，堆在角落里，让每天来的女佣去寻找。

“你很清楚他们付给我们多少钱，”卡瑟尔说，“而且我结婚了。”

“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

“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卡瑟尔说，“我喜欢我的妻子。”

“当然还有小杂种。”戴维斯继续道，“又要抚养孩子又要喝波尔图葡萄酒，我可承担不起。”

“我正好也喜欢小杂种。”

卡瑟尔正要走下那四步石阶去皮卡迪利大街，这时守门人走

过来对他说，“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先生。”

“汤姆林森准将？”

“是的，在 A3 号房间。”

卡瑟尔和汤姆林森准将只见过一面，那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以致他都懒得去数是多少年。那次见面是在他接受任命即宣誓遵守《政府保密令》的那天。当时这位准将只是个下级军官——假如他是个军官的话。他所能记得的关于他的一切就是他那小小的黑胡髭，像不明飞行物盘旋在一片原野的上空——那原野就是吸墨纸，也许为了保密的原因，纸质很白，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卡瑟尔在这张政府保密令上签了名，签名成了纸面上唯一的瑕疵。这张签了名的纸几乎无疑被撕掉并被送进了垃圾焚化炉。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德雷福斯案^①就清楚地表明了废纸篓可能带来的危险。

“沿着走廊走，在左边，先生。”他正要走错门时看门人提醒他。

“进来，进来，卡瑟尔。”汤姆林森准将喊道。他的胡髭现在已和吸墨纸一样白了，而且随着岁月流逝，他那双排扣西装背心的下面已长出了小小的啤酒肚——只有他那可疑的头衔是永远不变的。谁也不知道他以前是属于哪个团的，这个团是否真正存在，因为这幢楼里所有的军衔都有些可疑。其实所有头衔可能都只是人人都使用的一部分幌子。他说，“我想你大概不认识戴安特里上校吧。”

“是的，我想是不认识……您好吗？”

尽管戴安特里穿着整洁的黑色套装，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瘦削的脸，他却任何时候都比戴维斯更能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

^① 19世纪著名的案件。德雷福斯为法国军官，犹太人，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1894)，从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1906)。

觉。假如戴维斯初看起来适合于出现在书籍印刷工大院里的话，那么戴安特里无疑更适合于出现在昂贵的赛马场观众席或松鸡出没的沼泽地上。卡瑟尔喜欢为自己的同事在头脑里闪电般地画速写画：有时他甚至把这些速写画画到纸头上。

“我想我在科普斯时曾认识你的一个表兄。”戴安特里说。他说话的口气很和蔼，但他看上去却有点不耐烦；可能他得去国王四通火车站乘火车北上。

“戴安特里上校，”汤姆林森准将解释说，“是我们新上任的官。”卡瑟尔注意到，戴安特里听到这一描述时眉头皱了一皱。^①“他已从梅瑞狄斯手上接过了保密工作。但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否见过梅瑞狄斯。”

“我想您指的大概是我的表兄罗杰。”卡瑟尔对戴安特里说。

“我已多年没见过他了。他在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大考中得过第一名。我想他现在是在在财政部工作。”

“我刚才在向戴安特里上校描述这里的安排。”汤姆林森准将继续唧咕着，坚持沿自己的思路往下讲。

“我自己学的是法律，可是很糟糕，只是个第二名，”戴安特里说，“你读的是历史，是不是？”

“是的。我更糟糕，只是个第三名。”

“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学院读的？”

“是的。”

“我已向戴安特里上校解释过了，”汤姆林森准将解释说，“就6A分部而言只有你和戴维斯处理绝密电报。”

^① “新上任的官”英文原文为“a new broom”，出自英谚“A new broom sweeps clean”，字面义为“新扫帚扫得干净”，意思相当于汉语中的“新官上任三把火”。“broom”的字面义为“扫帚”，含“清扫”义。戴安特里皱眉头是因为他负责保密工作，意味着要清洗泄密者。

“是这样，假如您把我们分部的一切都称为绝密的话。当然，那些电报华生也看到。”

“戴维斯——他是雷丁大学毕业的，是吗？”戴安特里也许是略带蔑视地问道。

“我看得出您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事实上，我刚和戴维斯本人交谈过。”

“所以他刚刚吃午饭多花了十分钟。”

戴安特里的笑像是一个伤口又在重新痛苦地开裂着一般。他的嘴唇很红，嘴角处开启时很困难。他说，“我和戴维斯谈到你，所以现在和你谈戴维斯。这是公开检查。你得原谅我这新官。我必须了解内情。”他补充道，因隐喻用得太多而变得糊涂了。^①“我们必须遵守规定步骤——尽管我们对你们俩当然都很信任。顺便提一句，他有没有警告过你？”

“没有。但您为什么要相信我呢？我们也许是同伙。”

伤口又微微打开了一点点，然后又紧闭了起来。

“我想在政治上他略微有些左倾。是吗？”

“他是工党成员。我想他本人对您说过。”

“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戴安特里说，“你呢？”

“我不参与政治。我想戴维斯也这样告诉过您。”

“但你有时参加选举，是不是？”

“我想从二战以来我从未参加过。如今的问题常常似乎——怎么说呢，有点目光褊狭。”

“这种观点很有趣。”戴安特里不以为然地说道。卡瑟尔看得出此时说实话是个错误。然而，除非是在真正重要的场合，他总是

^① “新官”英文为“new broom”；“了解内情”英文为“learn the ropes”。两者均为隐喻。